

廿幾歲時，我種起植物，一個一坪大的小陽台消磨著我課餘，以及下班的時光。小陽台所需要的體力活並不多，傾向怡情養性。幾年後，我開始種起水稻田，在農田裡盡是高度運用體力的工作，身體得應勞動之需求長成該有的模樣，比如愈來愈寬廣的臂膀、壯碩的髖部與大腿根部，還有抓地力牢靠的腿肚。

或許是勞動過後的酸痛喚醒了我意識到身體的存在，我開始去看舞，看舞台上的舞者怎麼運用著身體，展現肢體的姿態與動態。我看見身體的動能還有各種模樣的可能性，是身輕如燕的敏捷，抑或是巨大的緩慢，這一些我也都在田地裡經驗著。我想像偌大的水田或稻埕就是舞台，我時而得向豔陽搶時間，飛快地拿著耙子將貨車上的稻穀給耙下來，汗珠連串地滑落太陽穴，手臂酸痛得顫抖不已，握著耙子的手掌不住地工作；時而操演巨大的緩慢，一道一道細細地耙著稻穀成山峰狀，下一回再耙成稜狀，再一回攤平；還有一道一道地手插秧，從水田此側插秧到彼側，在我下班之後的餘暇如蝸牛緩行的進度，需要十天才能完成近千坪的水田插秧。

我像一個素人生活舞者，在日子裡舞雩。

那讓我記起幼兒園時，第一個對未來的夢想是想要跳舞。小學二年級時，我拿著聯絡簿興沖沖地告訴甫下班回家的母親說：「導師要我參加民族舞蹈團，全班只有五個人選上噫！」聽著她說：「不用去，沒有錢給你參加。」那是滿懷期待後急遽失落的瞬間，望著母親一頭長捲髮的背影，內心卻油然而生讚嘆母親的捲髮好漂亮。

那年母親卅八歲，我八歲，當時的我往往被母親苛責，不敢正眼注視她，黝黑的頭髮特別顯眼，對她的印象總是一個模糊的輪廓。某次一聽到母親回來的車聲，開開心心地迎接從美髮院燙好頭髮的母親，從她手上接過來一瓶護髮油，一個沒拿好，整罐摔到地上破了，香香的白色濃稠乳液流瀉出來。在被母親罵著笨手笨腳的同時，聞到地上的乳液和母親頭髮上散發出來的香味一模一樣。

母親唯有頭髮會定期燙得漂亮，平日並不上妝，但她保有少許幾個珍藏的化妝品。八歲以後的我，常有登台機會，那時校內風靡迪斯可舞蹈比賽，班上組團參加，上台比賽的那天早上，母親在家裡要為我上妝。她拿出一支資生堂的唇筆，把蓋子取下往筆尾套上，短短的毛筆處就會露出，她用那短而彈性柔軟的毛，輕輕地抹點唇膏，再塗上我的唇。她說：「像這樣。」我學她嘴巴微微開啟，像要預備吃下荔枝的唇形。那細膩地碰觸在我唇上的感覺，非常地輕柔舒服，像是羽毛輕掃，豐盈的愛撫。她說：「抿一下。」我學她把上唇與下唇輕輕地黏合在一起、摩擦一下、放開。照照鏡子，有了朱色的唇，臉龐看來比往常還成熟。她交代今天喝水要小小口的，不要用手去抹嘴巴，我得這樣謹慎地維持若干小時直到比賽結束。那份拘謹的約束加深了比賽前的興奮。

「這不是表演，而是真實的狀態。」舞者將演出前的上妝著裝搬上舞台呈現，文宣上這麼寫著。

舞台左右各一舞者，男左女右，男飾鷹族獵人，女飾大地靈魂白鳥。我的座位在白鳥前方，專心致意地注視著她。女舞者將及腰長髮梳了再梳，挽起盤在頭頂，一身地俐落，肢體坦然。白色的粉末輕輕地撲滿四肢，從肉身過渡到白鳥之身，她溶進了角色。空氣裡有了不一樣的氣息，氤氳著神聖。白鳥以鮮紅色胭脂抹上臉龐，點綴唇間，神色化開，現在起她是她，她也是她。

白鳥在乾淨俐落的髮上繫了翎子，頸項戴起古老的銀飾；褪下舊時衣，著上遠方織女一

經一緯交織、一針一線刺繡的布所裁縫的衣料，遠古的靈魂再次甦醒，白鳥新生之姿振翅欲飛。

我再見母親上妝那是在兄姐結婚時。她頭一回要做親家母這樣的重要角色，內心興奮澎湃，早早就要我們陪她去百貨公司挑選洋裝。母親花甲之年後就剪短了頭髮，我設想剪裁俐落的洋裝襯她的短髮最佳，幫她物色了隱約綻放金色光芒的駝色連身背心洋裝，材質是天然棉與彈性纖維，有著低調的質感，穿在身上也舒適。又挑選了同款的淺灰色洋裝，想著不久之後姊姊也會出嫁，穿上不同的顏色，照相起來也有變化。母親預約了結婚當天早上要做頭髮，回家後她換上一身俏麗典雅的洋裝、低跟皮鞋，頂著蓬鬆柔順的造型短髮，拿出那一套珍藏的化妝品。她還是同樣的方式，秀氣保守地抹上唇膏，薄薄的雙唇抿了一下，照一照鏡子，把暈出唇線外的口紅用指頭抹去。她取出一個柔軟的紅色棉布小袋子，取出其中的一對珍珠耳環。

「這金仔攏是阮阿嬤拍乎我e，起厝時陣攏乎爸爸提去賣掉。」母親語帶惋惜地說。這已經不是頭一回聽她這麼埋怨，過去好些年裡，她偶爾就來我房間，坐我床頭，從她嫁妝衣櫥的抽屜裡拿出紅棉布袋，一一端詳她所剩不多的金項鍊、金戒指，兒時我會拿出這些飾品把玩扮家家酒，所以我知道賣掉了多少。

她在耳垂塗上面速力達母，好讓耳孔可以順利地穿戴耳環，已經若干年沒有再戴過耳環了，她忍著疼，別上珍珠耳環，攬鏡自照，問我：「漂亮嗎？」我看著鏡子裡的她回答嗯一聲。心裡讚嘆著：「媽你好美啊！」她的美麗教我震驚，讓我一時還未回神，說不出口。她內心的興奮、裝扮的慎重與喜悅、對嫁妝的懷念，天地護佑的重要日子，一一地為她降臨了魔幻，她宛若一尊寧靜典雅的佛。

兄姊的嫁娶比我早了十來個年頭。

老家要搬家前，母親最後一次坐在我床頭細數她的金仔，她說：「等你結婚我也會給你。」彼時我已經出櫃若干年，和同志夥伴們移居宜蘭共同務農、成立家庭，而後我單飛獨居、獨自作田。她同我說這一番話是在我獨居山坳之時，我並不認為自己會結婚，反問她：「跟誰結婚？男的女的？」她笑，皺了鼻子，像是被糗的少女。

母親每年夏季都來宜蘭協助我做豆腐乳，有一年她帶侄子來，有一年姊姊與外甥女們同母親來，爾後是父母一起來，我的發酵盛事都有了家人參與。上了年紀的父親就不再下廚，他獨自遊玩去，留我母親來到山坳與我同事。

暑熱積聚在山坳，年近古稀的母親仍然身體強健、做事手腳麻利，她負責將豆腐角一塊塊裝填進玻璃罐內。豆腐角有大有小，她總是能掌握好擺放角度，排列得漂亮也要罐罐數量均等。上百瓶的數量，我們倆人逐年同事也就有了默契，趕著要在傍晚做好，與父親共同晚餐。午後的陽光穿透過相思樹與竹林，溫暖的熱度籠罩著我們。她又說起她的母親在她四歲時離開的故事。外遇的外公、心碎的外婆，這個故事我聽過好幾回，母親形容外婆的心被擰絞出病來，人就這樣沒了。對四歲的她來說，故事就這麼多了，沒有起承轉合，開門見山，也直直地道出結局。

那一天我的女友也幫著忙，在清潔善後都完工時，我跟母親說我們想要辦婚禮，她急急脫口而出：「我要去！」

哪怕婚姻生活得經歷心痛如絞的過程，我們家族的女人依然前仆後繼地走上這條道路，沒有人毅然決然地抱持獨身主義。

籌備婚事的時間並不長，也不假他人之手，目標只是呈現一場小而溫馨，帶有山中生活氣息的婚宴。婚宴的主色調在心中清晰地浮現，是月桃果實的橙紅色。彼時秋雨來得甚早，

節氣寒露已過，未滿霜降，卻已經大雨連連，有違往年蘭陽平原細雨綿綿的經典。山頭仍是綠意盎然終不變，橙紅色的月桃果實卻也沒被連日大雨打壞，它們有如寶石般藏匿在林間枝頭。我仔細採擷，整理成束，它們能維持這樣瑰麗的色澤長達數個月，在婚宴上做為捧花與裝飾還能是嬌點，襯上結實累累的稻穗，豐盛圓滿。

我沒有買任何現成的東西來運用，沒有現成的婚服，沒有現成的婚宴餐桌布，我買回了一匹胚布、棉麻布與遠方部落的手織布。胚布是為餐宴裁剪縫製餐桌布、給來賓帶回的伴手禮香草枕頭；棉麻布與手織布是為我倆製作婚服。

黃土窯裡放進了沿著山徑採集的柴薪，起火燃煮一鍋植物湯水，裡面是收集若干年的洋蔥皮、中藥房的梔子種子，待湯液煮熟了，放入的胚布瞬間染上鮮黃色水。多數的植物總是染出黃色，黃色是大地的基調，是父親的顏色。而我想為它注入母親的力量，黃土窯再次燃煮一鍋茜草根湯液，黃胚布放入赭紅的湯液裡，調和出淡淡的橙色。

又一匹黃胚布，我讓它們扭絞成團，浸潤木藍藍染液，這是宇宙的顏色。藍染液在黃布上走出綠色森林，或伏石蕨包覆的老樹幹，或苔蘚密佈的矮石，或精靈掩藏的茂密枝幹。向地借色，向天借色，天地神靈以植物顯化於色。婚禮沒有儂相，我以寓於色的眾神相伴左右。

如果這是繪本，我要描摹出山間的石頭屋裡傳出陣陣裁縫機工作的聲響，英俊帥氣的狗兒們幫忙裁布、染布，靈巧的貓咪為我傳遞黃色的縫線、綠色的縫線、橙色的縫線、藍色的縫線、白色的縫線...山林在門外，風兒傳來綠繡眼林梢間的傳唱。炊煙裊裊，細雨綿綿。

婚禮那天，我們的新娘準備室寂然無聲，我沒有準備任何上妝儀式，朋友臨時起意為我擦上唇膏、些許的腮紅，清清淡淡的妝容，襯上那素樸的婚服。父母來了。他們一身輕便服裝，母親的洋裝她放在背包裡帶來了，可是她一點也不想換上。她沒有打扮妝點自己成為焦點的念頭，也沒有想換下那穿慣了的運動戶外服飾，這一天特別的日子她也只是想一如往常。「好啊，就做你自己吧！」說完這句話的我，心想其實這也是她面對我身分的態度，對人生選擇的態度。讓彼此做彼此的樣子，任何一點點也不勉強。

母親六十九歲，我卅八歲，我留著母親當年留的長捲髮，活出了某一部分她的樣子，那部分是我喜歡的。我不喜歡的部分，在往後的婚姻日子裡我逐漸體察。在我身上，有她對母親逝去的遺憾；在我身上，有她阿嬤疼愛她的寵溺；在我身上，有她外婆不再有音訊的獨立。在我身上有我的母系家族，即便我生來肉眼未曾見過她們。靈魂之眼看見了。在宇宙舞台上，我與母系家族共舞。